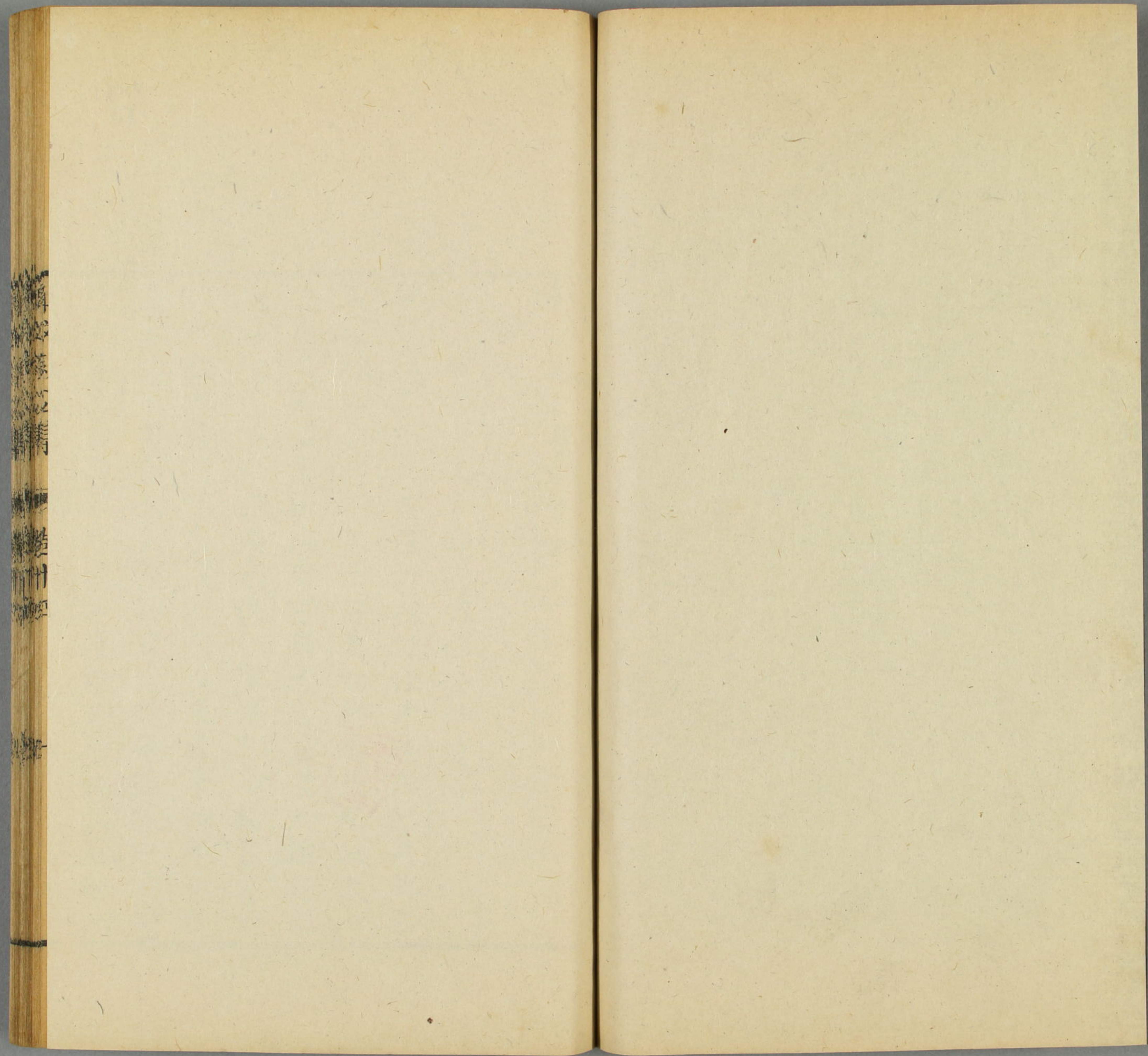


~ 16
2841
13





門 八 16
2841
13

解文毅公集卷十四
碑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彰舊典裁
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
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
而賜之以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
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
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
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昭 25.5.20
購 來

日見鳳陽郁公於儕衆中姿貌魁偉音吐洪暢威儀整齊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帑賜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邇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歲分爲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爲難而謙然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爲難

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爲瑣屑授資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蓋公生平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爲冷熱變親戚有急患難不避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於官上賜棺斂祭之爲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爲榮公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夫人嚴氏尤善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爲言而井然有條理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

四日享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柩歸葬鳳陽
臨淮公嘗托予銘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刻詞
也乃序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植勲業成有舊布衣位
六卿寬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
惡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中議大夫吉安路總管劉明道神道碑

元季亂興蘄沔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既陷而
能復者惟吉處羣寇之衝與之百戰終不為屈國
朝兵至率先圖效服陳友定者亦惟吉安吉安忠

義之士固多有之若起齊民興義兵保其全節子
孫庇賴之鄉人追思之題其墓曰元中議大夫吉
安路總管劉公神道碑惟於明道見之明道常客
游元都時方溺於承平人情偷惰權倖縱橫即私
謁所親曰觀天時人事不久亂將作矣所親亦竊
怪其言然謂劉公多卓識不輕遽言之公更以語
先君子先君子憮然曰吾意政爾為之奈何子先
歸明道即促裝南還於是明道以大臣薦為袁州
分宜縣尹以母老辭不赴壬辰之秋鄉人親戚多
勸挈家避匿即奮曰大丈夫死即為忠義鬼豈能

向草間求活請勿開口吾慮之久矣傾貲發粟召募壯勇一日數千人造戰艦連營江上招撫流亡人情悅服未幾下流羣寇數萬議曰劉某結營江上郡城之鐵壁也鐵壁一摧上流可長驅而取矣廼并力來攻百計禦之羣寇敗走月餘復至連營築堡誓將必克連三大破却之郡城以安監司郡守奏爲吉水州判官繼以功陞同知復陞知州宣命下俄陞吉安路治中兼義兵萬戶時江西行中書省距吉安上下五百餘里內多寇兵劫掠乃遣從弟成治兵江西防遏上下五百餘里肅然歲薦

飢所活甚衆叅政全普菴薩里都事吳伯都刺皆總兵分省於吉漫不事事惟公是倚孤軍血戰屢建奇功事聞於朝朝廷遣使慰勞擢爲中議大夫吉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防禦事拜命於家人共榮之僞漢主陳友諒遣其大將熊天瑞盛兵來攻與之力戰幾獲天瑞吳伯都刺遣其將搭普來援反降之爲先導公軍稍却天瑞即長驅上流全普菴撒里吳伯都刺宵遁衆大潰公收殘兵保壘以竢而元兵終不至天兵南來公竟不屈卧病卒於京時乙巳六月十一日也公生元大德甲辰諱昭

更名永武其先吉之安福人曾祖宗政宋袁州司
戶祖天驥元進義副尉會川路同知知會通判事
父仁壽元從事郎歸仁州判母李氏娶王氏江州
路總管璋父之女子與簡通溥環勝孫士瞻澄彥
濟士鼎士林彥鴻曾孫季安中興季隆予先君子
後歸與公共事而予之猶子禎期其曾孫壻也通
溥屬之與簡之外孫龐振舒求刻辭於神道之碑
公墓在淳塘之原其辭曰

似漢諸侯世業儒歷千百歲膏澤腴桓桓吉州少
也孤力學行義忠孝俱手捧日月天一隅志通金
石死不渝慶流後昆善譽孚莪莪高墳世楷模

知思明府黃公神道碑

明朝列大夫知廣西思明府黃公墓在鄉之莫萌
嶺翰林學士國史總裁吉水解薦縉紳刻其墓道
之碑曰黃氏系緒陸終之封於黃今湖廣黃州故
國也春秋時與會盟尊周室後併於楚子孫益顯
且蕃思明著族宋仁宗時狄武襄奏補成忠郎居
思明周南岸之離山相傳卜吉連世有官至訓武
君二男長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漢陽路次襲
知思明州元世祖命鎮南王脫驩討交趾為嚮導

供給從王入朝世祖悅之手撫其背親酌賜之衣服金帛授勛虎符龍虎上將軍廣西兩江道都元帥仍思明路軍民總管是為公之高祖至武毅將軍兼南寧路總管諱克順是為公之曾祖其諱萬山公之祖也娶於萬承許氏六子皆賢武畧將軍思明路總管賜金虎符諱武勝公之伯父也繼為總管陞擢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諱武宗公之父也母夫人龍舟趙氏杞梓盛宗世儲休慶公諱忽都字朝顯弱冠而孤時方大亂隣寇陸梁鎮之以靜撫民治兵以俟天命後三年為洪武戊

申國朝兵下廣東轉指南寧即遣送印章受約束以歸民皆安堵不知有兵明年己酉詔以思明路為府賜誥命印章民仍憚之戒莫敢犯暇則與其屬人弋游娛樂講習禦武其屬人皆親附之境内晏然安堵後十八年為洪武丙寅十萬山象出害民稼穡詔兩通侯率兵二萬餘驅而捕之建立馴象衛思明府公率其民助治城塹嚮道窮山險峻驅除獸害未幾得白象以獻太祖賜賚之甚厚因言地瘴僻遠不足立衛又明年有詔遷衛橫州明年己巳三月二十日公以疾卒生至正丁亥五月

三十日享年四十有三夫人趙氏先卒生子廣平時年十二繼室英氏海北道元帥知上思州諱傑之女生子廣成甫七歲英氏扶持其家後三年廣平襲爲知府年十六卒又六年廣成入朝嗣爲知府比歲從征不遑啟處公先葬在鄉郛壠卜云匪吉壙有水泉廣成咨詢謀度夢寐慘傷以永樂元年癸未始得吉所仍舉趙氏合葬去水泉得高爽而墓道之碑未有刻辭流涕而跪曰余家守此將三百年而當兩世革命之際前有訓武公後有朝列公實寵綏之不有彰徽其何以示子孫俾思明

之人有所考見哉斯言亦信可書而刻之廣成字靜學有子九人長曰玪今爲邱溫衛指揮次璘瑤瑗琬琮瑠瓠其辭曰

思明黃氏世閱閱宗里再紀疆里截元室肇基光烈烈錫以虎符兼玉節歸朝稽首刃不血黎民安堵無阻阨耕鑿豈知蒙帝力家慶綿綿由善積與國咸休子孫食我銘斯文永康吉

贊

楊忠襄公贊

奮舌罵虜刺血書裾利不可誘威不可驅處死生

之際存萬世之綱堂堂遺像日月爭光

楊文節公贊

文章足以蓋一時清節足以勵萬世著書立言據忠論事懸車逸老志不忘君鳳凰麒麟景星慶雲

胡忠簡公贊

忠足以抗權臣義足以折敵國日月爭光正言卓識激起士風回天之力

胡剛簡公贊

濟邸之冤史相之權抗人所不敢抗言人所不敢言褒封襲爵振後光前

蕭將軍霽像贊

併叙

蕭將軍諱霽唐宰相復之後有諱儉者觀察湖南因家長沙子孫避馬殷亂居廬陵舅氏楊輅仕楊吳為門下侍郎因請獻書拜武寧令時縣令兼掌兵權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塗人袁八卦販茶武寧捕擊當死將軍憐而釋之廼獻墨潭石牛潭為葬地石獅潭以居石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子孫奕世顯盛將軍沒後遂葬墨潭夫人周氏葬石牛潭鄉人因廬陵舊宅祀將軍為神能敷祐於人今觀遺像猶使人凜然也然比觀舊所見者色正白

而此微亦殆傳寫之訛耳遂贊歸於武寧之賢孫云贊曰

帝王之裔將相之世熊虎之質爵祿之器才豐年
嗇德薄末施沒而爲神慶流後昆凜凜生氣靈明
永存

遺安周公贊

併叙

公諱潤字仲德豫章公天驥元孫也少師劉岳申
先生及李大父儀之通易春秋遇亂後以已田給
貧民優游隱居以終永樂甲申其孫忱擢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以畫像請贊曰

能推已之所有以與人又不近名學不自用而以
教子孫俾之有成茲非所謂隱德者與其壽考康
寧得理之常貞者也

徐隱君畫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
當世之名士而不可挽之於顯融是惟以詩書忠
厚淑其子孫而可爲善人之宗也

徐隱君贊

系萬石之名家守一經之遺訓抗志節於浮雲得
天地之委順視東湖之曲與鑑湖之濱所遇不同

解文毅公集 卷十四
藹然四序之皆春也

淞江行中書省檢校許公畫像贊 有叙

公諱洪字彥章初仕爲兵衛幕官有名陞行省益自振起早謝事歸鄉爲學甚力詩文清潤可傳誦然貧無貲晏如也子鳴鶴以書選入翰林以畫像求爲之贊贊曰

玉雪春溫之容稱其所存於中芝蘭秋霜之譽符其所飭於躬其達雖一命而無愧其退隱不怨其窮左圖右史庶幾屢空至今視其彷彿猶可見履道之從容也

紫霞盃贊 并序

紫霞盃友人鄧君宗經傳其方於越人先是邵大淵得之宋中書劉景輝景輝得之太白山異人用飲酒以療弱疾獻其法於徽宗賜名太乙宗經徵予贊之贊曰

剖丹砂割乳石杵玄金白璧陽遂輝方諸溢離化精坎成質規其形運乾剛虛其中涵太極假靈氣薦瓊液丹田滋玉池滴九蟲道三尸匿齊日月壽罔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棄太白斥宋大觀主所憚錫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

數

劉君南琴字贊有叙

禾川棠市劉南琴求字贊余惟重華彈五弦之琴
歌南風之詩瞽瞍底豫之時蓋不以位為樂而以
得乎親之心為悅者也南琴雖永感之下寧無終
慕之思者乎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南琴
思所以不辱其親則無愧於字義矣贊曰

昔者大舜人倫之宗被袵鼓琴而歌南風心愉體
舒善與人同於時天下父子有定孝弟之風施於
有政南琴念哉入孝出弟準琴之理太和元氣乾
乾自修顧諟字義聖賢教人母間愚智中和動靜
上下一致南琴勉哉永懷不匱

解文毅公集卷十四終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

銘

持敬齋銘 并叙

有見夢於予者絳衣裁冠步中規矩不出戶庭如有執持斷斷誠一循循仁義其徒有曰整生齊生嚴生肅生主一生無適生自然生惺然生者戰戰兢兢拳拳擎擎洞洞屬屬然指予言曰是靈臺丹府泰然而端居者是持敬齋主人也其所持守患難不能憂富貴不能溢如七鬯之持而雷霆有所不聞也不以幽暗自怠不以頃刻自間自未始有

解文毅公集 卷十一 七
形之前將呈乎四達無窮之後後天地先天地前
無始後無終凜乎一於敬此其所持也顏冉嘗從
事於斯予恍然而悟曰子之居即我之居也而孰
為主孰為賓也孰紛紛而多言也嘗謹識之不敢
忘焉親友康氏志高以持敬齋請銘孟子曰持其
志也志高亦志乎聖賢之學哉天下莫不有是齋
也而為之銘
銘曰人各有心心動為志持之則存洞屬祇畏匪
若持滿尚或措之勉勉循循拳拳無替自愚而賢
自賢而聖成始成終一於持敬

書

寄具川董倫書

遠遠誨言薦將十稔天涯濶異感念奚云縉率易
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
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凜之虞那哈
朮來歸之時欽承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
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
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
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文劾袁泰泰啣恨至
深見嘗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

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錙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以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薦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瞻山陵隕淚九上何圖罣悞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堪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徊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於國退不得盡孝於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鳴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還京師復見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愷切願望之至

寄蕭時徽書

去年臘盡別時豈擬至今未能得見區區復以家叔之喪觸熱瘴鄉不自持謹果得疾困為姻親憂令兄來已審吉履清嘉慰甚繼承惠書迺知伯啟先生亦安和殷勤念恤感媿萬千且相去無百里

解文恭公集 卷十五 三
不承顏色又是一年人生會晤良難可歎承借唐
書前八葉傳為人借去失蕭儼傳令兄芳桂已見
續當錄上區區歲前請見此外不一向時有詩奉
上不果今因附獻

又寄蕭時徽書

久違思念誠切春間有西行今知不果甚至至百
年矣以為勞杜門隨分日足為樂不意令兄選廷
遽嬰奇禍聞之痛心不可堪忍慶門有此實大怪
事天道無知乃至是耶想骨肉之情固難割絕仍
希節哀順變秋序向涼必來致芻束之情庶可相
見也

寄蕭子郁書

前歲還家不得一面繼聞有鼓盆之戚又丁內艱
遠道難為情況今脫身瘴癘將遂北轅冀與吾兄
一見不知可如願否子鼎不幸有此大變想必能
一視之或可因此得會耶聞公遜有佳筆擲惠為
感若中等不必也齊岳有筆在公詠處煩取還之

家書

奉白簡夫座右緝竊祿中朝碌碌無補比來伏計
山林多暇問學日新惟深慶慰向聞士之自修不

以外至者為進退榮辱况觀望人成敗為勤怠者尤細人之所恥為諒高明必不罹此役也近日獨作間有經義時有小發明口誦手編未遑遠寄積高朋從朝夫不復一一尚冀賜示少慰區區惟深察之

說

劉氏伯莊敬所說

書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此周召傳心之語授之成王也而所之為義久而莫能明漢儒汨之味如也自武夷之傳行天下戶有之學者講焉然後知學之以敬為所者誠至近而至切日用之間念念乎此一言不謹失其所一動不誠失其所一事不慎失其所所者心之所安也非敬其何以哉蓋誠者聖學之樞紐敬者聖學之始終初非二物也惟敬則安不敬則危誠則實不誠則虛虛偽不能有所其危微不能安其所無敬無所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吾鄉沙井劉氏伯莊名敬學為通儒而以敬所自號蓋深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也而或者乃謂周召授成王之語乃帝王心法切要之言不已夸乎余叔父璧山先生於伯莊有姻連以

或者之言詰予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帝王賢聖
至於途人豈有間哉伯莊而宅心處已常在於敬
也若奉槃水屬屬乎其顧誤也若涉徒杠縮縮乎
其有循也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又焉有過舉哉其
顧名思義尤可尚也若夫儼莊嚴肅則有見之於
外者余知伯莊之學日進而內外一致表裏純全
敬所之歸其將至於能誠也歟

周慎初字說

吳先生所爲慎初字說一通爲媿家周仲魯氏作
也仲魯兄弟八人其四人者皆以魯爲字蓋欲其
守鈍如愚不務外也而其名曰謹故先生易其字
而爲之箴規言事親交友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
所終凡事莫不皆然其言至矣爲之詩曰

君子守身執玉捧盈慎之於始永觀厥成跬步勿
渝頃刻無息一息之間或臻於壞洞洞屬屬服膺
思戒謹之於朝勿怠於夕屋滿閒居中夜以惕周
廟有器滿終則傾惟謹於心勿震勿矜臨深則懼
履深則危其所慎者坦道常懷始之非難終之者
稀兢兢業業先哲同歸

徐氏二子字義說

徐致字景高用力推致以求合於古人也徐效字景孺效前人也

東漢之末賢士滿天下清風高節邈不可攀者惟徐高士一人是時江右得名者蓋少獨以一人蓋之也故范太史詩云嚮無徐孺子萬口薄南州士謙世居章貢非其苗裔歟茲以景高景孺爲二子字以勗其成焉

劉南周別字說

永新田南劉氏其先吉水同江人今十餘世矣南周其佳子弟也其字之義取普徧而無偏黨之私盡周旋而無砥滯之患其義善矣南周猶以爲深遠也請爲別字以自勗余爲之字曰咨詢取詩周爰咨詢亦斷章取義而凡人之爲善者必取於人而不自用乃爲可貴謙恭遜志虛已下人不恥下問以成其美是所望也若夫異端他岐則又所不必泛咨也傳曰泛問遠思勞而無功咨詢勉之

劉君迪詢字說

永新劉南循其先吉水人也謁予爲之字予惟詢字之義有所效率於古欲其取益於今也乃字之曰迪詢而爲之說使其詢於老成詢於俊彥詢於

益友詢於賤庶謙謙然不自恃而務取諸人以為善其誰不樂告之以善也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南循求之古人以為未足則又取於今之人焉歸於善而後已然不可徒詢而已泛問遠思勞而無功故又在於有以行之也故不徒曰詢而必以迪為言者也迪蹈也非惟知之實允蹈之合古今人師而友之以善其身行道於人倫日用之間斯無愧於其名也迪道詢求孜孜勉勉循循而無間吾子其勉之

李氏壺中春意書說

李氏子謙從予說醫予曰醫者意也意有善有惡有公有私有誠有偽誠則公而善偽則私而惡故君子必誠其意不誠則人誠則天故君子必體於天天人不二也故人言曰天意曰春意天無意四時之意一春意之流行也夏之意春之意漸通也秋之意春之意通而極也冬之意春之意誠而復通也是以人物皆春其稱孔子者一則曰溫二則曰溫想見之者如在春風杏壇之間也稱曾點者曰春風沂水之樂也稱見程伯子曰如坐春風中也而稱醫者亦嚶嚶然曰春風杏林也皆是意也

善乎人有恒言又曰生意春意所以生也醫以生
人爲意意與天一故醫非淺技也非淺近私偽能
通其意也故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爲人子者
不知醫之意必陷弑逆之罪非細故也春秋許悼
公瘞世子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
進於君有意君父之心意不慎也春秋誅意謹諸
微特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也其後止亦以
慙憤卒意之於病亦大矣哉是故誠於生人之意
醫也微有殺人者皆其醫之賊也亦足以自殺其
身而已矣盧扁淳華之徒可見矣彼因意而偶致
人之生也遂意其必能致人之死此意一萌而醫
不及前日矣故意窮術必窮術窮而死而人不知
也嚶嚶然猶曰張長沙病變一日而十二經徧不
及藥也而死謂有其鬼神也不知其術窮也生意
之術本不窮其窮者因其皆不知聖賢天地之意
也長沙信精於醫之術也者其病也固已切其脉
而預知之預知則預防預防則萬術施而萬藥皆
遍也心先亂意先窮不能居易而俟命呼吸導引
調治攻鑽而愈鑿其天故以竒術致竒病也皆不
誠其意戾於醫之意天之意生之意也觀於聖賢

之意不容偽故其斃得其正焉得醫之意也情怒利害之私也斯人之所同病也口鼻耳目之欲喜怒哀樂之情其發皆由於意皆能以致病也怒傷肝憂傷脾恐傷腎以怒治恐以喜治憂以意治意春意流行而醫術無窮矣謙既得其說壺中春意扁其讀書之室且畜醫方居善藥予又甚喜其曰壺中也有混淪無外之心流通充滿之意壺中為體春意為用也則舉一室如在壺中也一家亦如在壺中也一鄉亦如在壺中也衆名物如在壺中也舉天地而不外壺中其心愈廣則意愈仁善無惡公無私誠不偽也而生意也春意也天意也聖賢之意也醫者意也合而言之也問醫之學而說聖賢之學也非援儒入醫也醫者黃帝而後不得其說今數千年予故推本而發之庶乎通是意也邇之治心邇之事親遠之及物豈曰小補之哉

說詩三則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為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為尚宋人以議論為詩元人粗毫不脫稊裘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

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苟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由於情此外道也非心得髓之妙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世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說矣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煅鍊其詞旨能洗前代羶酪之氣僕向選其集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近體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並稱作者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古所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刀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繁又曰淺而堅謂

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撇捺鈎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撇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板魯法食指拄上甚正而竒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踴躍之瀝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趨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侵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之琢之使之密復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竒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之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如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自心推之有

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
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踈密各有攸當
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
紜闐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
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
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蜂芒油然粲然各止
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
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啓逸菴之於署書亦
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
髮高下之間濶狹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

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
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蘊良玉使人
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
登峰造極如鳥獸之有麟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
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美盡善也且其
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濃澹相間蓋不經意肆
筆爲之人工適符天巧竒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
亦不可以強學惟日臨名書無怯紙筆工夫精熟
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畫精
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

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脉絡分明描
搨爲先傍摹次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微之
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
於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
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
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精一
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
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
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學之詳說也

執筆之法昔李後主煜有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
鐙其法予向者論之詳矣而撥鐙以下莫若平覆
此亦晉法宋元人頗尚之其法雙鈎雙挑平腕覆
掌實指虛拳是也食指中指謂之雙鈎名指小指
謂之雙挑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其大較也至
於運用時亦當參用撥鐙之法

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以變化牽掣爲用二者不
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著何
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
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

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有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唐希元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學書之法既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又須日臨古人墨跡位置間架握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松雪十年不下樓巖子山每日坐衙罷寫一十字纔進膳唐太宗持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總之大字須截間架古人以第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書學源流詳說

書自蔡中郎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爰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

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王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
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
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竒秀皆非其匹故
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之冠
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
而太令獻之獨擅厥美太令傳甥羊欣欣傳王僧
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
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
更詢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
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

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
更傳陸長史東之柬之博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
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
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
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
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
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
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傅子澹游至張
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
頌始事張師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

深盡掩前人超入晉魏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巖平
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宏得其雅健清
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
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
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授傳而
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
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
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
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
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邱公童子亦曰
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
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官鳳翔府同知卒
於其地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
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
時以布衣終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

辰

唐希元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幼從父
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與克同
受學紹興老僧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終

解文毅公集卷十六

題跋

明帝典題詞

惟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睿知商
周漢唐宋罔匹俊於放勳世系緒本顓頊周諸侯
國於邾漢大司空淳裔丹徒句容族以顯渡江檣
於泗元淳篤慶仁祖暨陳后習夢於休靈冠黃舍
止索於牟秭糖壻園苾薌曰食以食藥既寤蘇蘭
郁夙震有娠天歷戊辰九月丁丑旦天光臨焱騰
龍采登衆詫驚已卯膨不擇仁祖夢之寺抱拭於

金人植璋於齋端寤瘳罔疾夕即焱興夙祗於上
下神靈動徵止隨陰郁有應惟不瀆歲甲午夢江
東有木天齊日輝帛書帝翱翔太平美中華霽歲
乙未渡江挺登采石遂取太平協於夢徵止坊日
升平舍陳氏誕懿文陳媪賢夢龍見天雲光爛然
具盤金盥謹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陳勝大拔勅
兵戡定建業宥密本基帝曰咨爾善長文政文忠
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璟爾惟戰
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惟天是鑒僉曰
疑衆降用劉帝曰天不違於人人敢違天惟天殄

矧有衆克用盛戰鄱陽日重輪愈曰以火攻疇曰

底哉俞乃言友諒卒死降十萬帝拜手稽首誓於
將士曰惟無殺有戮於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
首曰唯命乃定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
蜀縛張士誠致陳友定走擴廓降明嬰四伐而天
下大定基曰惟帝天一獨稟全智文臣將臣惟成
算是視雷行電馳罔有髮不利惟天授非人力是
致帝曰朕罔聞知惟罔傾問以私惟克誠陰陽表
裏赫有明徵非心黃屋拯生民於塗炭收天下於
羣雄繼天出治經綸萬邦由一心運量歲郊祀祗

祇夔夔不敢仰視惠鮮小民一夫不獲如灼於肌
極天所覆罔不率俾帝曰爾后妃惟居中罔有髮
於外爾外戚惟畏法母以親是恃爾寺人惟給事
掃除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襄事則歸於第罔
以權或昵天休茲至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茲龍
據於頂不震不驚五緯聚河流清雲繡卿鳳啣圖
龍馬來廷赤烏翔白兔見蓮並萼木孕文屢豐年
甘露降嘉禾秀麥壘然益至於菓蔬帝勿休曰朕
德罔克臻茲惟勿怠是非祥惟災帝經文神煥聲
中律度夙興夜寐克儉克勤不修吳室不為游畋
服御無華聲色不邇絕不酒於酒受命五十載惟
終始如一惟懿文開天闢地神識睿知協於帝佐
命丕圖夙播於徽柔輔運臣心翼從惟謙不自庸
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陰隲於
下民惟至仁乃殂落民用誠若喪考妣

跋王魯齋晉唐法帖

吉文獻舊邦必有金石文字之傳往時臨江戲堂
帖乃鐫次莊以淳化官帖刻之今在新淦縣南溪
水中絳帖已逸其半間有存者皆模糊帖近在秘
府人間皆不可得見矣此晉唐雜帖數紙皆淳化

角文彙集 卷十一
官本之外金華齋一百年前石刻也石久已不在
獨此拓本有魯齋先生題識其後人文英寶藏之
以示予豈惟字畫之工與紙筆之精好其一時文
獻猶可因是想見也

跋王右軍法帖

右王羲之帖在淳化第六卷中宋太祖時王著定
審真迹磨勒上石乃相傳云木板豈固有兩本耶
及觀太清樓大觀帖乃徽宗再出秘府真跡與米
芾蔡京等審定重刻上石比前又大不同想王著
所摹今世無傳者雖佳亦是翻刻耳此三帖絳帖
差瘦大體則與大觀同然則今世所傳固當以絳
本為上人乃不知愛甚可嗤也

跋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
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
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
庚申人目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河南
范諤隆與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
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廼此
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

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
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
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并
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搨數十本已廼碎其石恐流
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
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
西安府學本清勁神采相懸絕遠甚大抵書法有
輕重之勢而近無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內筋脉
舉無存者予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
人自有真也

跋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芾
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子友仁善興中進之藏之秘
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
歸於元國初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子余里人
侯成章得之章歿後余兄簡約購求以為解氏之
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
為人褫去益售其偽此真者正不湏也

跋宋真宗賜楊丕手勅

按吉水志楊丕字大中宋真宗祥符八年進士為

員外屯田郎改知康州據史書云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立德妃妃聰明排羣議立之令康州進賀今此勅所云即其事也當是公知康州日無疑而州志所稱登第之年與此不合然必以史書與此勅為正此勅字畫甚佳蓋真宗極盛之時也但不知與書三瑞之時孰前孰後耳公之裔孫某出以相示為疏所葺宋制署某日及押勅皆至尊親筆真宗與劉后坐閣中批答章奏每至中夜其勤益如此勅雖未知其何人書但押勅蓋真宗御筆無疑矣楊氏子孫其實之

跋歐陽文忠公知諫院誥命

歐陽文忠公慶歷二年三月知諫院誥一通與魯周詢等同受是命宣奉以制列御官知名者中書舍人孫抃翰林學士吳育也其散官宣德郎勳騎都尉如故無所加也守太子中允特授守太常丞則遷守官矣知諫院事則所陞職也集賢校理先以中允充今以太常丞充故言依舊也勅旨言廣闊言路崇設諫垣宜進官聯往叅諫列通篇專諫言也誥皆文思院織綾用吏部主事印其文則中書舍人選書令史所書歸穎時平生誥命分與子

姓此誥是與廬陵尉房收者後贈直秘閣諱澈之
祖遷居撫州遂攜以往今秘閣之八世孫齊以太
學生修書禁中出以相示為之俯仰太息或人論
公思穎而忘吉者或人所不知也近歲常遣人尋
訪公墓在今河南錫州新鄭縣思賢鄉巍然獨存
但蘇子由所為神道碑中經焚燒稍剝落耳聞其
傍居民及穎上舊居公之子孫皆無在者獨吾邑
水西迹符南山白沙螺陂二房實出公長子發之
後發之子興世兄弟高宗南渡隨駕來仕為太平
守赴都堂給符據還鄉今此符據及公拜察知政
事封三代誥勅俱存迹符真象在螺陂又有發授
殿中丞誥一通存泰和蜀江則公之族房也公之
子孫散居吉之九縣者尚多而穎上乃無之豈公
有遺命使居吉歟公之行義文章非後學所能贊
一辭者獨旌述其不忘鄉里之意以告其子孫且
解世之惑者云

跋蔡端明謝賜御書真迹

予嘗讀蔡端明文集載其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
後有答詔時宋仁宗皇祐四年距今永樂四年丙
戌三百五十有餘年今存此卷當其時所上真迹

必藏之秘府此詔當在彙聚文集者故得之詔之
存亡不可知而此本不知何時流落人間然遞遭
兵火中原多故公此紙獨爲人所愛惜夫豈惟其
書之善哉彼若蔡元長父子書非不工偶有傳者
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論之者非有慨然而歎則
必醜詆之矣又安能如此書之合口一辭敬羨而
無間也嗚呼書之美惡不誠係於人也哉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爲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
施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
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可比哉是
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不在於書者世遠
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
萬一皆非繆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爲人作題
扁大字觀闕里牀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
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帝章帝晉武帝元帝
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者
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
尤也其志工於書也豈徒爲人觀美哉蓋天之文
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慶雲人皆仰之精金

解文毅公集 卷之六
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者賤之觀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技藝藉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淳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耽學古人書於文忠公此紙寶之不啻拱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為之兆云

跋蕭定基神道碑

右荆國王公所為蕭公神道碑一通樹立墓次巋屹猶存今屬吉水縣中鵠鄉故舍之原碑為端明學士蔡君謨書以御史之行荆公之文端明之書動人耳目模脫固多御史十二世孫某懼其久而訛舛也蘄予重書此紙或刻之石又可俾益久遠但碑稱武寧令仕李氏考其官誥則楊氏乾貞其曰李氏蓋誤也郡志御史後有廬陵郡侯之贈則在此碑之后故不及載云

跋蕭服侍郎印歷

此宋吏部侍郎蕭公諱服政和間除授尚書吏部員外郎考功印歷也吏部歷官事已具宋史本傳

予嘗觀其伴遠語錄已深有靖康之憂惜哉公之
早世也其孫仲素又視予此印歷爲之慨然使公
當執選靖康羣小何由得進

跋王仙都手書

翰林王君文英寶其六世祖仙都令手書諸葛孔
明初見先主問答羊祜平吳疏王朴獻周世宗策
寇準澶淵出師事謂之碩畫以寓其有爲之志其
子魯齋裝治爲卷爲之題識時淳祐庚戌二百九
十有七年於此矣太史蘇公謫仙都不以白其兄
丞相致成功業予謂當孝宗之時無幾可乘吳文

正公嘗有云志欲有爲時未可爲處丞相之時然
後知其難耳宴安一隅夫豈豪傑之本心哉不然
則古今天下無可遺恨之事矣悲夫有時可乘者
不可以不爲無時可乘者亦不可以強爲碩畫之
傳於後世英雄識世務者尚知所擇焉可也

跋文信國公手簡

按廬陵自宋季惟崇政殿說書歐陽公守道以程
朱學倡東南而涇溪劉辰翁心遠方峯二聶先生
最稱高弟先有聲名方峯諱濟而心遠即吉甫也
文信公厥後方事歐陽公則於吉甫固同門而吉

解文恭公集 卷十六
甫又先故此書尤致其敬其故可考也

再跋催請書

聶繼善方峯聶先生之七世孫也間以家譜求予序予家與聶氏世好相仍而方峯又為余族祖秀發公子壻方峯姪以道仕元至廣東宣尉廉聲著於天下嘗從秀發遊為子弟往時信國文公與其賓客故人書札或藏於家兵燹無遺獨此二書副本猶存故謹書而歸之繼善

跋羅神童詩卷

虞翰林負豪偉不羣之氣蓄經經緯史之學出乎蟬聯軒冕之家而際乎豐亨豫大之時文章祿位自有空天下小字內之意平生詩文何啻數萬獨此詩為羅先生作蓋題其歸來窻也想慕高風杖履相從之語非一時深交遽能使之降其尊大致其殷勤景仰如此神童公之高風百世之下可想見矣神童今有孫子澄僑居吉水故墅遺墅規模俱存然皆不能如舊觀之足以動人獨子澄為予誦此詩且言虞公江鄉往還後必過從更書冰雪相看四大字刻石猶存尚使子戚然而仰悠然而思也世間何物足以傳不朽哉虞公先祖丞相雍

解文毅公集 卷之六
公與先世荆南安撫公伯翔少保公善長御史都
總制元整俱事宋高宗皇帝而先祖太史公真我
在元京相與莫逆自雍公至其身與予家五世交
遊遺文無一存者重可感也予所以尤愧於子澄
之能憶此說也

跋楚竒劉公與邱氏書并梅南劉公跋

鄉先生楚竒劉公仕元終廣憲貳死節於贛近日
予過其處父老猶能言之此前一紙其所與鄉親
戚邱民則書也前後書名及奉啟等字皆親筆蓋
此時以江州守萬洪都機務叢冗時也然猶諄切

敬謹如此亦可見前輩誠實之風矣後紙乃肇慶
守梅南劉先生跋語叙公事甚備蓋其子作詰所
書民則令子思昂出以相示予感二劉公皆先君
子之友而作詰教學中相與交甚厚今皆不可得
見矣而此二紙之傳非但可爲邱氏之寶江鄉前
輩之風即千百年間欲有考者豈能無取於斯歟

跋淳雲公墨跡

歐鄉劉旦文昌錢漢濱公之外孫也昔嘗來文江
從翰林張公伯穎游持其曾大父楚竒翁詩文一
帖示予觀之其文詞古淡意氣雄偉忠君報國之

心隱然在於言表千載而下休光遺烈耿耿而不磨者也旦讀書鄉庠受業名師他日擢高科登顯仕益以見劉氏之不乏賢也矧其序之於前者皆名公鉅卿猶之金石絲竹鏗鏘於鈞天之奏桓圭袞冕從容於廟堂之上讀之令人起敬旦其勗之哉遂書此以發其繼志之誠俾其保愛斯文以傳諸不朽

跋金幼孜所藏劉仲修書

清江自范太史以攻詩之餘兼力於書趙吳興常推之以爲不可及國朝來仲修劉公奮然拔特鬱爲一時宗尚固不在范公下也恨其命與時違卒陷非辜如陳子昂之幽沒而天下少知者甚可痛惜公初與先世交游三十年今又獲見幼孜所藏則又知爲幼孜先友也兩家子弟撫卷慨然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主事柴君謂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表見如是哉按傳處士君之友金用賓本括人侍父宦游因家於杭元末嘗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徙家義溪宗

禮家近焉從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久而不克舉葬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請爲舉葬之用賓竟以衰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財力立舉三喪葬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會大雪手僵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曰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供具爲宴樂用賓未嘗赴今用賓死獨不爲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偽耳宜乎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重乎友誼亦工於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草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不知此乃所以爲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爲余謂非特立獨行之文不能傳太史公之文之必傳於後無疑也

跋雪月軒篆額

右雪月軒三篆字前中書舍人宋君仲珩書也仲

珩諱璠金華宋學士景濂先生仲子能詩歌而小篆之工國朝第一初學夔子山行草書而篆師張有講宋秀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太僕危公乃令師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有草堂法師墓篆字奇古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皆真跡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學士君亦甚愛其書每見佳處便曰寫老夫名足可傳世矣此三字余友蕭君世英得之余猶及見有學士姓名印識蕭君與余別幾二十年中間亦播遷南北茲幸會於桂林復以相示則姓名印識不知爲何人裁去蕭君甚惋惜之俾余追書其事以示後之人若夫雪月名軒則有賢士大夫詩文所以稱美蕭君而勸之備矣余但祝頌君之必有以副其所期耳

跋袁端智拙逸卷

袁端智萬安人寓於永新高子龍先生之子婿也先生沒後高氏益落端智經紀其家甚至蓋忠厚之意有可嘉者今其卷名拙逸豈少陵所謂用拙存吾道歟抑用濂溪拙賦之意歟豈大巧若拙歟總不外淳朴之意豈惟可以示之終身又將以遺

解文毅公集
卷十六
其子孫也

自跋臨劉山陰書後二則

仲修劉先生文章識量節槩凜然不慕聲利國初徵集賢禮書嘗拜官以曠辭宋公景濂極畏服之其生平交友若季大父求我禮部侍郎曾公得之文學掾金公守正皆鄉里莫逆也今劉先生無後人曾氏亦落寞獨予家藏其手書若干卷數年離家亦不知存否矣此為金公書贈方壺道士詩金公令子幼孜寶藏每以示予為好事者持去情不能已遂俾予書之并識歲月傳之後世古人交友之際可以想見也

右山陰劉先生為守正金先生書所作詩一篇而又加跋語先生令子幼孜侍講每寶惜之為人持去請余重寫以見前輩交友同志文章如出一已相善而不相忌如此昔歐陽公作集古錄序歎無君子之知己以梅聖俞先亡不及見為恨今幼孜復俾予書豈謂拙書之可傳哉亦使其子孫又見予一時相與之情耳初不論其書之工拙也

跋簡約兄所藏樵舍舟中書

解文毅公集 卷十六
書莫難於楷法而小楷尤難吾少時極用功至今未得其妙近見唐人墨迹廼皆略重想其用筆亦甚高通篇顧盼精神是可爲準則也予此書頗慕之而筆不如意樵舍中書墨是廣信玉山周家製頗堅細有黑光簡約兄得此古經紙有年矣因寫淵靜傳一首寄回今年丁亥二月予南歸簡約又付予將赴桂藩六月持復京還至今九月二十八日樵舍舟中始得滿卷中有處士墓表筠澗輓詩再雜帖數首真行草書小楷略備蓋周迴水陸數千里時經五六年然後得此以見事之難成類如此後之子孫寶藏之母忽是先世之遺德在焉

跋趙松雪墨梅

趙松雪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因澗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後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聞之高竹閣云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爲公早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惋惜未嘗咎其少作之不工者蓋其才情超逸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趣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爲人然亦可想見公之爲人矣季常其永寶之

跋楊補之墨梅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惜徽廟未及見也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人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勅村梅已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跋存耕堂記

今國子祭酒胡公若思所爲存耕堂記爲清江劉子耕作藏予期年矣昕舒夕諷燈前酒邊發明心學有味其言世之能存心者或寡而又以鹵莽耕之不力之最爲田之咎比比皆然故書此於記後以歸子耕但能存者有種斯獲無肥磽之異雨露之不齊也

跋思紹堂記

杜聘君清溪先生予鄉道學士也常至其所居烟雲臺清流白沙竹溪森然而故址蕪沒爲之悵然

聞其故老云子孫有居閩中者欲見而不可得今
觀思紹堂記然後知德基為聘君曾孫而記乃鄉
先輩周君子治所作歷序聘君師友之盛而江右
為多德基豈能忘情哉且方以教官入選相見當
有日必思有以慰子之夙心者德基豈能忘情哉

琴逸軒跋

予歸自詞垣復之臨桂通家子胡端方持其琴逸
軒卷請予序其後匆匆中不暇為之聊塞責數語
以副其意吾想子之寓意於琴也或焚香煮茶掃
石待月一鼓則冷然再作則澹然若萬丈銀河一
瀉秋壑半空翔鳳九皋鳴鶴其於五音之旨趣不
可勝數而董宗器一記亦庶幾得之矣今子豈以
此為隱逸乎吾願子毋怠厥志他日出膺盛世羽
儀天朝蓬萊之音與子一奏躋天下之民於泰和
仁壽之域中然後可也勉之勉之

題安義卷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惟能安於義
則不至於利矣良輔勉之

題縛筆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

解文毅公集卷十六終
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為傳後
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
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
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耕種古者士大夫皆
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為爾

解文毅公集卷十六終

